

爱周刊“情感倾诉”热线:13675161789

欢迎讲述你的爱情,我们用心记录发生在这座城市里的动人故事。倾诉联系方式以本报公布为准。  
QQ:2482071658 2118955361



主持人:乐媛,80后

说出你的故事、倾听你的声音,生活没有想象中的好,也没有想象中的坏。

城|市|故|事

# 我配不上的两个女人

## 同事们都觉得不可能

起初,我跟宝颖的事在公司里传得沸沸扬扬,可真的没人相信。“不可能”是同事们的第一反应。“真的不可能”是大家深思熟虑后的定论。

宝颖跟我表白的时候,我跟大家的反应是一样的。可说这话的时候,宝颖没喝酒,眼神里看得出感情,感受得到温度。

“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。”宝颖这么说。我们就真的在一起了。

宝颖是超级剩女,在奔四的路上快走到了尽头。但剩女如果是女神级别的,年龄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。宝颖的办公室里总会收到花。同事们常跟宝颖开玩笑,扒着花里的卡片,想找出蛛丝马迹,“是谁在惦记我们漂亮的女主管呢?”

宝颖的严肃有些夸张,“别瞎说。”更夸张的是,她会很认真地看卡片,告诉大家,可能是某个客户,或是其他的什么人。她总是强调,像她这个年纪,更要洁身自好,也拜托大家别乱开玩笑。

宝颖的单纯或是伪单纯,反而会引来更多的玩笑。她跟我说自己真的没什么谈过恋爱的时候,我才发现那些拿她单纯开玩笑的人是有多么可恨,这其中也包括我。

宝颖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,在他们的观念里,大学里谈恋爱都被看作是早恋。研究生毕业后,宝颖才交了第一个男朋友。说是男朋友,其实连手都没牵过。宝颖说,她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跟男孩交往,就连走得近了,她都会觉得喘不过气。谈了三个月,那男孩就受不了了。

说起这段感情时,宝颖像在说异类。“他还挺好的,是我父母喜欢的类型。”

“又不是你父母跟他过日子,他们喜欢有啥用?”我跟宝颖说,“最重要的是要自己喜欢。”

这话其实是在总结我自己。我就是找了个父母喜欢,自己却无感觉的人。

雨恩是我父母帮着介绍的。她是那种我父母一见就想当自己女儿养的姑娘。善良朴实,能过日子,她的好我也能感觉得到。但天下的好姑娘多了,不是每一个都可以娶来当老婆的。可这个道理,父母不懂。他们觉得会过日子是找对象唯一不变的真理。

跟雨恩认识没多久,我爷爷就生了场大病,本来好好的,身体一下子就垮了,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老家有个习俗,有老人生病,家里可以办婚礼,冲喜。

不管多么不愿意跟雨恩结婚,我都愿意为爷爷牺牲一次。我从小是爷爷带大的,在他背上的时间,比在我父母床上的时间都多。

可是婚结了,爷爷还是去世了。

我好几天没吃没喝,找了个理由,到南京来打工。雨恩真的实现了从儿媳到女儿的转身,留在家里帮父母干活,照顾他们的起居。

## 我保证半年后离婚

宝颖说,她喜欢的人是我。

我问她喜欢我什么?我想了半天,都找不出值得别人喜欢的地方。除了吊丝男士,我还可以给自己贴好多个标签,无房、无车,还是二手的。

雨恩愿意跟我,是因为她家条件比我家还差,她从小没有妈,我真真心对她好。

可宝颖不同,她是有房有车的白富美,她读的那些名校,连我的梦里都没出现过,那是这辈子、下辈子都跟我扯不上关系的地方。

我的大专是花钱买的,学的专业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而宝颖就是因为业务好,还没到一年就成为公司里最年轻的主管。

我从头到脚就写着一个字,“混”。混工作,混日子。混好了,顶多是个业绩不垫底的业务员,混不好,分分钟就有被开的可能。领导骂我不争气,我就厚着脸皮,说自己是运气不好。家里打电话让我对雨恩好一点,早点回家生个娃,我也随便敷衍。可我只是混,不是混蛋。我不能毁了宝颖。

倾诉人:乔染

时间:5月3日

方式:电话连线

记录:爱周刊记者 乐媛

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本故事已在细节上做技术处理,文中人物皆为化名,请勿对号入座

人物:乔染 宝颖 雨恩

关键词:离婚 自残 逃跑

主题:我在医院见到宝颖时,她的笑容让我毛骨悚然,她说她不想让我为难,“如果不能在一起,我也不会再爱别的人。”



漫画 付业兴

宝颖说,她是心甘情愿的。她说我成熟,有安全感。我觉得她一定是脑子出了问题,安全感这种东西,连我自己都给不了,怎么给她。

她说我跟其他的业务员不一样,我有原则,不会为了业绩不择手段。她就是要找个我这样的人。

宝颖求我给机会,不然她会疯,除了我,没人能解救她。

真正在一起时才发现,不是我解救宝颖,而是她在解救我。宝颖在业务上帮我很多,她会抽出时间陪我见客户,还会帮我写营销方案,那些我不太能看懂的东西,却让客户容光焕发,给了我从未有过的热情,和朝思暮想的大单。

宝颖让我搬来跟她住。虽然我早已厌倦了和别人合租的生活,但我毕竟是有妇之夫,跟宝颖也没有对未来的打算。

“你就当找个女房东,跟异性合租呗。”

在合租的日子里,宝颖从没扮演过女房东的角色。她从没收租金,也不对我提要求,家里的东西随便用,而且从不让我睡沙发。

宝颖会给我做早饭,第一次吃的是煎鸡蛋和面包,旁边还有一杯牛奶,温度刚刚好,看来偶像剧也不全都是假的。我已经好多年不知道早饭的滋味了,以前每天起床就往公交车上挤,第一顿饭是从中午开始的。

宝颖还坚持给我手洗衬衫,在卫生间里使劲搓那都已经变了色的领子。我说那都是便宜货,丢到洗衣机里就行。没两天,宝颖又给我买了几件新衬衫,“都很贵的,以后只能交给我亲手洗。”

不想当爱人的主管不是好房东,当宝颖集三个角色于一身,让我每天都像泡在蜜罐子里的时候,我作出个大胆的决定,离婚。

我让宝颖给我半年的时间,到时候一定给她个名分。

## 父母到单位来闹

我打电话跟雨恩说离婚的事。我说了很多

对不起的话,“幸好我们没有孩子,你也可以趁年轻再找个好人家……”这是我第一次给雨恩打超过半小时的电话,以前都是雨恩在说,叮嘱我要按时吃饭,不要喝太多酒或者天凉了要多穿点衣服。那些老太太才会说的话,我连听耐心的耐心都没有。这次雨恩自始至终都一言不发,我努力感受她的情绪,想着如果她爆发或者骂我应该怎么办。可直到我挂电话,她都平静地像在听故事。

后来听说她哭了一夜。于是,我才会第二天一早在单位里见到父母。

还没到二楼的时候,我就听到好多人在嚷嚷。宝颖的办公室被堵得水泄不通。“不会吧,她怎么会是这种人?”看到我,大家的眼神立即调成“求真相”的模式。

宝颖办公桌上的东西被扔到了地上,沙发前还有两个被打翻的水杯。我妈的嗓门很大,“二奶,不要脸,破坏别人家庭……”这些关键词无限循环,宝颖站在办公室的角落,任凭我父母数落。

把父母送走,我也卷铺盖走人了。我不知道这一天宝颖是怎么过的,同事们会不会为难她,领导会不会找她谈话?揣着一个又一个疑问,一直等到天黑。

宝颖的状态出乎意料的好。她说总算真相大白了,再也不用掖着藏着了。“你就一点都不觉得委屈吗?”她竟然拿出红酒杯,“可是值啊,为了爱情,值得啊。”

宝颖说要带我见见她父母,“我已经见过你父母了,虽然不太愉快,为了公平起见,也让你见见我爸妈。”

宝颖隐瞒了我的工作,我的婚姻,我所有的不足,给了我和她父母一个完美的初次见面。

“只要是宝颖喜欢的,我们就没意见,只有一个请求,希望你什么时候都不要伤害她。”临别时,宝颖妈妈的这番话说得语重心长。

以前只听宝颖说父母虽然要求严格,但很宠她。没想到宠的级别这么高。我想,天底下最

好的父母也不过如此吧!如果我的父母也能这样宠我一回,我就不会有一段没有爱情的婚姻,辜负一个女人这么多年。

宝颖妈妈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接,这样的要求即使我能做到,我父母可能也做不到,世俗的观念里,宝颖始终是第三者,即使上位了,也不会得到祝福。我心事重重。

一个月后,宝颖被调到了一个偏远城市的分公司。那个分公司因为业务不好,有可能会被取消的传言已经有段时间了,领导的意思不言自明。虽然是给宝颖铺了台阶,但那是一条离大好前途越来越远的路,这就好比给宝颖在这个公司判了死刑。

## 我是真的害怕了

父母的思想工作,比想象得难做得多。

“离婚的事想都别想。”我妈跟我说,这些年我不在家,邻居们就猜我在外面有情况,流言蜚语传得不像样子。每次听到,他们都会澄清解释,指天发誓我绝不会是这种人。如果真离了,他们的脸往哪搁。

我知道对不起雨恩,当初结婚,是我们家着急办的。我一直冷落雨恩,她却从没有怨言,对我父母像自己父母一样。我不能再对不起她。我妈说,如果真离了,就断绝关系,以后再也不要进家门。

我跟雨恩商量,“是我对不起你,可我真的对你没感觉。”

我让雨恩尽管提要求,能满足的,我一定满足。雨恩还是什么都不说,不表态也不抱怨,再说多点,她就哭。

只有一次,雨恩问我,“她是什么样的女人?”

我说她很优秀,我配不上她。雨恩说,“就像我配不上你一样吗?”

“是我配不上你们俩。”我知道自己走错了棋,害了两个女人。

一个人在外地的生活很寂寞,宝颖一天要给我打好多个电话。有时候一大早,就会在微信上发素颜照,“看看我的眼袋,看看我的黑眼圈。”旁边还有个药瓶,她说她天天失眠,实在睡不着,就吃颗安定。

我让宝颖再等等,我会尽快给她个说法。

雨恩主动给我打电话,说同意离婚。我提出净身出户,“家里的旧房子虽然值不了几个钱,我会抽时间过户给你。不多的积蓄,我也会给你。”我知道这些弥补不了我对雨恩的伤害,至少可以让我的良心好过一点。

雨恩说都不要,“你要跟人家好,也得在城里买套房吧,这些都不知道够不够付首付。”

我突然泪奔,除了对不起,什么词都不能表达我当时的愤怒。

雨恩一如继往的平静,“人一辈子能找到一个互相爱慕的对象,才算没白活。既然不能让你喜欢我,就应该让你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。”

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认真地听雨恩说话,一字一句都像刻在心里。这应该也是最后一次,雨恩应该不会再见我了。

我还没来得及跟宝颖说这喜人的进展,我妈就打电话来,“雨恩说的不算,你要真敢离,就一辈子别叫我妈。”

拿着手机,我不知该打给谁。我把手机关了,一夜无眠。

第二天一开机,我吓傻了。宝颖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,她的手腕上都是血,衣服上也是。我给宝颖打电话,一直没人接。

在医院见到宝颖时,她的笑容让我毛骨悚然,她说她不想让我为难,“如果不能在一起,我也不会再爱别的人。”

我是真的害怕了。

记者手记:乔染说现在自己躲了起来,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混乱的局面。不想失去家人,也不想失去爱人。如果当初就想到结局,就不会伤害这么多人。自私的人注定会失去很多。